

► 有一种情 注定触目惊心 ► 有一种爱 需要悲剧证明

谁站在爱情的

小雨康桥  著

山走了，我在原地爱你；海走了，我在枯岸疼你；你走了，我到天堂找你；我走了，我在来生等你。作家出版社
爱情之『芒』刺伤我们又照亮我们。我们注定是爱情的唯一拯救者，拯救爱情就是拯救我们自己。

Dears with Tears

谁站在爱情的
Dears with Tears
芒上

小雨康桥▶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谁站在爱情的芒上/小雨康桥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
2005.7

ISBN 7 - 5063 - 3314 - 7

I. 谁… II. 小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64542 号

谁站在爱情的芒上

作者: 小雨康桥

责任编辑: 陈晓帆

装帧设计: 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389299 (邮购部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hubanshe.com

印刷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数: 200 千

印张: 8.25

插页: 2

印数: 001 - 30000

版次: 2005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 - 5063 - 3314 - 7

定价: 20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录

第一章	001
第二章	026
第三章	052
第四章	077
第五章	104
第六章	126
第七章	147
第八章	171
第九章	193
第十章	214
尾 声	241



第一章

A……逃避是徒劳的，往事历历在目，回想无处不在，异乡的孤独和迷惘使过去越发不堪回首，每一次的追忆都会引发更加猛烈的心痛……

B……她的长发很黑很亮，锦缎一样铺在肩上，白皙而精美的耳朵探出发隙，像一朵羞涩的百合……

Dears with  Tears
谁站在爱情的  上

A

1999年7月上旬的一天傍晚，我从大连飞抵北京，住进早就预定好的王府井附近某酒店的1319房间。

这间客房对我来说非比寻常。我和柳叶回山西结婚路过北京时入住过一次，那几天我们白天游山玩水晚上纵情做爱，几乎挥霍掉了余生中所有的快乐。今晚故地重游，一种亲切而落寞的感觉充盈了我的心。这里曾是我和柳叶的天堂，如今人已去事亦非，我只能依靠残存的记忆，在爱情的废墟里寻找最后一丝甜蜜和温暖。

我没吃晚饭，静静地蜷缩在床上想念柳叶。幻想中我深嗅着柳叶的气息，枕着苦涩的回忆陷入梦乡。我梦见一个年轻女人，幽灵一样站在一株高大的圣诞树的树尖儿，背朝着我脸朝着一片蓝色的光亮，长发和裙角都轻轻地随风飞扬。我说不准她是谁，看着很像出现在我生活中的每一个女人，可从内心感觉更像是柳叶。

我正诧异着，那株彩灯璀璨的圣诞树忽地燃烧起来。我冲上去救那个女人，哪知梦境突然黑了，脚下的大地开始塌陷，一股神奇而巨大的引力拽着我向下飞速坠落。我大叫一声，本能地从床上弹起身子。

我被自己的叫声惊醒，心脏咯噔咯噔地急跳着，好似一只受惊的老鼠要窜出喉咙。房间里黑黢黢的，中央空调通风口的冷气呼呼地吹着，一束光亮从洗手间的门缝里探出来，射在过道对面的壁柜上。

我打开床头灯和电视，让光线和声音尽可能地包围我，然

而孤独还是一浪一浪地袭来。我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一条丧家之犬，暂时的出路维系在枕边那张飞往法兰克福的机票上。曾经得到过许多，又都失去了，如今只剩下一副装满衣物的行囊。未来会怎样，只有天知道。

这时电话突然响了，铃声在静谧的夜里异常刺耳。这肯定又是兜售性服务的电话，我漠然伸手将听筒拿起来又扣上。我在一定程度上尊重打卖春电话的女人。她们和我一样，都从事销售工作，我为老板卖公司的产品，她们卖自己身上的“土特产”，都他妈不容易。

电话如我所料再次响起，我耐着性子接起来，竟听见一个女人低婉的啜泣声，动静很像柳叶。我头皮发麻，心慌意乱地连声叫道：“谁啊？叶子吗？是叶子吗？”女人没有回应，泣声急促起来，越听越像柳叶。

“说话吧叶子，我知道是你，这一年你到底跑哪儿去了？不知道我找你找得好苦？”

女人忽地放高了哭声。多么熟悉的声音，不是柳叶又是谁呢？

“叶子你在哪儿？是不是在北京？是不是真的和乔良在一起？”说话间，我不禁流露出几分怨恨，“……你可能已经知道，我要去德国了，啥时回来还不一定……你不要误会，我去德国尽管是郎燕帮着办的，但我俩之间……什么事儿都没有。”

女人依旧无语，哭声渐歇，最后发出一声脆弱的叹息。我以为她要说话，轻柔地叫了一声叶子，可就在这时电话咔嚓一声挂了，无情地将我的呼唤拦腰切断。我一惊，赶紧扣上话筒，期盼女人再次打来，可天快亮了话机还尸体一样地无声无息。

我守在电话旁直到天明。我想了很多，绞尽脑汁地揣测这个哑巴电话后面隐藏的信息。我和柳叶去年十月见过一面，此后她便杳无音信，只隐约知道她到了北京，大概已经和乔良修成了正果。我找过她，直到精疲力竭心灰意冷。这个意外的电

话对我来说算是个惊喜，也在一瞬间激发了我继续寻找她的念头。可再过几个小时我就要远走高飞，这样的念头只能加重我的无奈和惆怅。开弓没有回头箭，事情到了这一步，难道我还有退路吗？

吃完早餐，我分别给北京的姜振辉和大连的孟庆钧打了电话。姜振辉是我的大学同学，毕业后欢天喜地钻入祖国心脏，结果沦为皇城根儿下最普通的一棵小草。我谢绝了姜振辉要送我去机场的好意，叫他想办法到电信局查一查半夜打到我房间的那个电话的号码。孟庆钧是我在大连行走江湖的一条铁腿，我让他搞清谁向柳叶透露了我在北京的行踪，进而顺藤摸瓜找到她。

退房之前，我在房间里来来回回转了十几圈，好像要将柳叶的气息搜集起来随身带走。我久久注视墙上那幅镶在玻璃画框里的山水油画，事隔多年它竟然没被换掉，乌蒙的远山和浅泊的木船还是那么雅致传神。上次入住时我和柳叶一起观赏过它，她说真想和我一起跑到画里永远不出来。

终于，我拎起行李离开房间，锁上门后用手轻轻抚摸金色的门牌号码。1319，柳叶说那是“一生永久”的谐音，如今那个人那段情都已随风飘散，“一生永久”变成了“要散要走”，看来爱情无常，连数字里都暗藏着嬗变的玄机。

我乘出租车赶往首都机场，想到自己即将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消失，心情便越发沉重。到了机场，我神情恍惚地换完登机牌办完托运，又木然通过验证门和安检门，犹如一具梦游的僵尸。我以为那一道道门卡可以将过去的一切关在身后，从此我又可以无忧无虑，但过去已经渗进血液融入灵魂，在我死亡之前不可能消散。我终于意识到，我恐惧过去，却又那样依恋它。

我登上了一架汉莎航空的大型波音客机，呆若木鸡地坐在座位上，对机舱里发生的一切视若无睹。飞机低吟着发动了，

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，仿佛一个决定命运的时刻已经迫在眉睫。飞机离开机位，缓慢而坚定地滑向跑道，然后轻轻停下，紧接着再次启动，在巨大的引擎轰鸣声中加速、加速、再加速，最后像离弦的铁箭，向空中奋力一跃。随着飞机这惊心动魄的一跃，我爱过的人，我经过的事，都被重重地抛在坚硬的地面。我将沿着电视屏幕里那条北京—莫斯科—法兰克福的褐色航线，开始一段逃亡般的人生旅程。

波音铁鸟在云层中穿行了十个小时后，终于风尘仆仆地降落在法兰克福国际机场。在我看来，这是离天堂最近的一次飞行，仿佛只要冲出舷窗，就能登陆那个传说中的极乐世界。我以往乘飞机很怕失事，它降落我的心才能降落，这次我把自己完全交给了蓝天白云，生与死都是可以接受的结果。

郎燕到机场来接我，在停车场取车时她说：“饿吗？饿就先吃点儿我带的零食，咱们还得一个钟头才能到家呢。”我摇摇头，没有吭声。听见“家”这个字眼儿，心里又暖又酸。我和柳叶的家已经没了，如今的我虽然眷恋过去的家，但不再需要新家，我的骨头和皮囊就是我的家，能包裹血肉和灵魂已经足够。

车子驶离机场，绕过法兰克福城区，沿高速公路向南奔驰。我们已从他乡重逢的激动和喜悦中平静下来，都在暗自搜寻合适的话题。从郎燕回国离婚到现在，我们已有两年没见面了，由于此次相见的背景不同，双方心理都有了微妙变化。我俩是大学同窗加挚友，不带任何情欲色彩的相互倾慕维系了我们长达十年的友谊，如今我们各自都离了婚，孤男寡女背井离乡地走到一起，清白的历史关系会不会面临挑战呢？

五十分钟后，我们迎着夕阳穿过曼海姆市，从一座白色的斜拉桥上向西跨越莱茵河，进入隔河相望的路德维希港。这座河畔城市古朴而美丽，在暮色里安详得像一幅挂在墙角的油画。郎燕在路德维希港大学教东方古典哲学，总开玩笑说她是在和

平演变德国人，没想到我这个中国人也被她“演变”了过来。

车子在城里左拐右转，好半天才拐进一条僻静的小街，停在郎燕家那栋古旧而精巧的小楼前。郎燕一进家就忙活了一桌丰盛的晚餐。吃饭时，我借着柔曼的灯光瞥见她眼角似隐似现的皱纹，暗想岁月无情，但比岁月更无情的是感情，她和前夫李鹏程的蹉跎往事，何尝不是一个佐证呢？

我就这样在郎燕家安营扎寨，如履薄冰地开始了寄居生活。我住楼下，她住楼上，因为各有一套卫生间，尴尬局面少之又少。她白天上班，把我关在家里学德语。按照她给我设计好的套路，我先上歌德学院强化德语，通过DSH考试后申请攻读曼海姆大学的经济学硕士。

我来德国后的第一个周末，沃特请我和郎燕吃了顿猪脚晚餐。这个英俊开朗的莱因兰小伙子是郎燕美因茨大学的同学，险些和她擦出国际主义爱情火花。我很喜欢他的酒量和憨劲儿，不知不觉整了满肚子啤酒。

赴宴归来，我和郎燕又喝了很多葡萄酒。我们在烛光酒影中频繁变换话题，最后言语渐渐少了，心情也慢慢沉重起来。亲近男女之间的交流，不管多么丰富多彩，不管绕多大的弯子，最后总会扯到感情上来。我们自然也不例外，思绪鸟儿一样掠过各自的情感天空，伤感地盘旋不休。

“叶子还没有消息吗？”郎燕小心翼翼地问。

我摇摇头，本想说说离京前夜的那个电话，可想了想终归没说。

郎燕苦笑道：“李鹏程也没消息了，也不知道现在过得咋样。”

郎燕和李鹏程1994年结婚，1997年离婚，创造了班里女生的短婚之最。他俩大四才突击恋爱，被我戏称为“黄昏恋”，当时谁都没想到他们会结合，更没想到他们的婚姻如此短命。

我说：“没准儿人家过得比你滋润呢，以前总以为自己对别人很重要，所以心里拿不起放不下，其实谁离开谁不能过

呢？”

郎燕说：“话虽这么说，可感情上的遗憾，到死都放不下的人多的是，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，只有他过得比我好，我才会安心。”

我心里微微一颤。对我来说，即便柳叶现在过得很好，我也难以安心。

这一夜我失眠了，头痛得要命，心里却清醒得连绣花针掉到地上都能听见。郎燕也没睡，因为她的卧房一直没有熄灯。迷蒙的灯光透过窗帘，安静而羞涩地附着在窗外的梧桐树上。那也许是郎燕对我的召唤，我想循光而去，但我不能。

黑暗中，柳叶的身影一如既往地悄然凸现，仿佛一抹暮色里的云霞在我眼前飘荡。我躲到地球的背面，本想借助广袤的空间淡忘我们的过去，可现在发觉这种逃避是徒劳的，往事历历在目，回想无处不在，异乡的孤独和迷惘使过去越发不堪回首，每一次的追忆都会引发更加猛烈的心痛。

我翻了个身，将手伸到床头柜上，摸到一棵半尺高小圣诞树。来德国时，我只带了两样和柳叶有关的东西，一是影集，二是这棵小圣诞树。我始终没敢看影集，怕柳叶的音容笑貌刺疼我的心，所以想她的时候，除了发呆和饮酒，就看一看小圣诞树。它是柳叶大学毕业时送给我的，如今已有点歪斜，墨绿的枝叶也褪色不少，看了难免失落和心酸，不看又管不住自己的眼睛。

我把小圣诞树平放在枕边，慢慢摩挲它缠着绒布的枝干和塑料针叶，几丝冷意从指尖透到心底，我打了个冷战，回忆之门再一次幽然洞开……

B1

我的家乡方圆几十里深沟大山，一百多年来只出了两个比

较牛逼的知识分子，一个是清末光绪年间的沈姓举人，另一个就是跑到长春念大学的我。我智商尚可，情商却一般，高一时暗恋过一个高三女生，之后情窦紧闭，直到1990年夏末遇到柳叶时才再次绽开，而那时我们班男生基本都已动过荤腥，就连新入学的小崽子也会搞生理卫生课的社会实践了。

1990年夏天，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分配形势烂如猪屎，搞得我等大三人士心灰意冷看破前程。那时候我有很多消磨时间的法子，其中之一就是去电教中心阶梯教室看录像，专门从配合英语教学的原版英美片中挑越战或邦德片看。我就是在那儿看录像时邂逅了柳叶，踩了丘比特的电门。

那天傍晚，我和刚刚失恋的姜振辉早早去了电教中心阶梯教室，偌大个场子上座率已经过半，剩下的空座也大多有了主儿，清一色被坐垫、书本、饭盒等物件占领着，害得我们半天才给屁股找到降落点。我右边坐着姜振辉，左边的座位有物无人，蓝色坐垫缝制得很精致，桌上铺着一块蓝色桌布，上面摆着一本《新概念英语》和三毛的《万水千山走遍》，一块完整的橘子皮被剥得非常艺术，状如金色的花朵。

姜振辉东张西望寻找漂亮女生，妄图在最短的时间内续上弦儿。我一边抽烟，一边看《书剑恩仇录》。我喜欢书中文泰来和骆冰这一对江湖侠侣，两人自在时比翼双飞危难时不离不弃，较之郭靖和黄蓉的爱情境界更令人神往。我也做过无数白日梦，梦想有朝一日也能拥有一个像骆大小姐那样美慧重情的女人。

谁能料到，我的骆大小姐这天傍晚就在阶梯教室出现了，而且恰恰就坐在我左边的座位上。她穿着仔裤和白色短袖衫，和我想象中的骆冰一样漂亮，最最要紧的是身边没有文四哥。她刚坐下就客气地对我说：把烟掐掉行吗？我这有口香糖，你想抽烟时可以嚼一嚼。我没吭声，硬气了半分钟，最后还是看在对她特有好感的分儿上，把半支烟头扔在地上踩灭。

这女生就是柳叶，当然那时我还不知道她的名字，也不知

知道自己很快会爱上她。柳叶气定神闲地看《新概念英语》，偶尔画一画单词查一查字典。我静不下心看小说，心里隐隐躁动，像爬满了蚂蚁。我多次佯装看别处，视线快速掠过她的侧影，然后做贼似的收回目光。她的长发很黑很亮，锦缎一样铺在肩上，白皙而精美的耳朵探出发隙，像一朵羞涩的百合。

今晚放的片子是《魂断蓝桥》，我不喜欢看，想走却没有走。

我的确对柳叶动了心，但仅仅是动心而已，并没有衍生太多的浪漫主义想法。录像放映过程中，柳叶显然受到剧情感染，不时用纸巾擦眼泪，当屏幕上的女人失魂落魄地迎着卡车灯光走去时，柳叶用纸巾紧紧捂住口鼻，似乎稍有松懈就会哭出声来。正是在这一刻，我豁然意识到她就是我的骆冰，我想帮她擦眼泪，想守在她身边，想带她到可以让她开心的任何地方。

《魂断蓝桥》一演完，柳叶就开始收拾东西，像是要走的样子。我冷不丁对她说：你……你要走啊？柳叶看了我一眼，轻声问我有什么事儿。她似乎还沉浸在影片的悲剧中，满脸肃穆，眼圈微红。我忽然不知该说什么，窘了窘说：你不是说你有口香糖吗？

柳叶哦了一声，笨手笨脚地打开书包，翻出两支绿箭递给我，然后啥也没说就走了，身形飘逸有如仙子驭风。望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教室门口，我大脑很空心里更空，失落得一塌糊涂。姜振辉说：傻小子，还愣着干吗，奋起直追呀！我如梦方醒，稀里糊涂追了出去，可柳叶已经不知去向。

爱情突如其来势大力猛，整得我意气风发热血沸腾。接下来一个星期，我每晚都去电教中心阶梯教室上自习，盼望能再次逢着柳叶。老天挺照顾，我终于在第四天晚上看见了她，并厚着脸皮上前推销自己，由此知道她是政治学系的柳叶，大连人氏，和我一样都是大三，尚未发现名花有主的迹象。我想通过一些常规手段深化我们的关系，但她稍有察觉便柴门紧闭了，

令我这个朴实无华的爱情新手一筹莫展。

姜振辉嘴快，告诉郎燕我被别系的女生拿下了。我和郎燕同班，从大一开始就是老铁，三年校园春秋，我们快乐而真诚地交往，友谊始终没有堕落成爱情。郎燕问我姜振辉的话是不是真的，我说八字还没一撇，能不能被人拿下要看我的福气。郎燕开玩笑说：老天爷终于肯派一个狐狸精来勾你的魂儿了。我说：只可惜那个狐狸精太不够意思，把我的胃口吊起来就不管了。郎燕逗我：改天带我瞧瞧那狐狸精，没准儿我还能帮你收服她呢。我说：你就别瞎操心了，自己抓紧时间修炼成精吧，那么多痴情后生还等着你去迷惑呢。

之后我又制造了很多接近柳叶的机会，主要是在她常去的食堂和自习室，但每次都在她的正当防卫下一无所获。那段日子我的生活突然变得暗淡无光，相思和沮丧几乎要了我的命。郎燕见我这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泥神果真动了凡心，就帮我分析柳叶的情况和心理，说她要么眼光太高远要么男友在外地，若想成功只能一手强攻一手智取。姜振辉也怂恿我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，说什么精诚所至金石都能给整开，何况一堆如花似玉的青春血肉。

在郎燕和姜振辉的鼓动下我又来电了，继续当柳叶的拦路虎和跟屁虫。有一天柳叶诚恳地对我说，她现在不想交男朋友，希望我别在她身上浪费感情和时间。我听后万箭穿心，绕着南湖跑了二十多圈儿才稳住神儿。后来我就不敢再打扰柳叶了，怕自己的所谓勇敢和执著给她带来烦恼和不安，但我偶尔会用跟踪和埋伏的办法远远地张望她，因为看不到她我就像瘾君子一样痛苦，看到她我就像抽完大烟一样满足。

入冬后的一天晚上，我像一只痴情的青蛙远远地盯着天上骄傲的天鹅，从食堂跟到理化楼阶梯教室，在那里苦熬三个小时后再跟回她的宿舍楼。天鹅穿着红色羽绒服，脸缩在白围巾里，书包从她的左肩不时地滑下来，她就一次次地重新挎好。

她在宿舍门口的小铺里买了点儿东西，然后就消失在楼门口。我向小老板打探到她买的是老四川牛肉干和话梅果，第二天就买了五十块钱的老四川牛肉干和话梅果，匿名寄给了她。我家境一般，五十块钱是我大半个月的生活费，但为了她我什么都舍得。

两天后，那些牛肉干和话梅果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。我有点儿寒心，但不太甘心，天天琢磨着怎么才能在柳叶的爱情海里咸鱼翻身。有一天我从柳叶的室友嘴里得知她感冒了，就买了鲜花和水果，中午到宿舍去看她。柳叶的室友们都刚吃完午饭，此时正凑在一起唧唧喳喳，见我来了一个个都哑巴了，有的还拎起书包躲了出去。柳叶正在小桌旁吃着室友帮她打回来的饭，对我不冷不热爱搭不理。我没趣极了，放下手里的东西转身就走。柳叶叫住我，让我把花儿和水果都带走。我心中一凛，但没有停留，柳叶追到走廊里，将我带来的东西塞还给我，我又气又羞不肯接受，争执之际塑料袋掉了，苹果和梨子噼里啪啦滚了一走廊。柳叶呆立原地，捧着鲜花不知所措。我的心在那一瞬间碎裂了，悲伤和屈辱化成泪水，在眼眶里打转。我默默将水果一个个捡回塑料袋，又默默将水果袋放在柳叶脚下，然后黯然离开。

后来我没再骚扰柳叶，死缠烂打不是我刘某人的风格。有一次在图书馆碰着她，我们都望着对方点了点头，我张张嘴什么都没说，她也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不久我收到了她的一封信，信中她请求我的原谅，并祝福我早日拥有心仪的爱情。信的落款不是她的签名，而是一枚手绘的叶子。那时我既伤心又矛盾，想忘记她但又做不到，只能被困在单相思的黑洞里度日如年。

可我做梦都没想到，我的爱情穷途会在圣诞舞会上柳暗花明。平安夜的校体育馆花颤蝶狂，我和结伴而来的郎燕跳了几支舞，忽然看见柳叶站在舞池边，光彩夺目犹如一株圣诞树，

她也正定定地看着我，四目相对时她立刻将脸转向了别处，显得有些慌乱。

我心里过电似的酥了一下，脚下立马开始绊蒜了。郎燕问我怎么了，我说看见柳叶了。郎燕没见过柳叶，叫我指给她看哪一个是传说中的狐狸精，我说别指指画画让人家看到了不好。郎燕说：去请狐狸精跳舞吧，今晚可是个好机会，报纸上说圣诞节里的女孩子最容易被别人撼动芳心。我说：算了，我可不能扔下你不管。郎燕说：咱俩都跳了三年了，今晚也该换换人儿了，你去找狐狸精，我也说不定能牵上一匹白马，两全其美呀。

舞曲終了，郎燕微笑着丢下我隐入人潮，怎么喊她都不应。我走到池边，心里对郎燕负疚，目光却情不自禁穿过人丛，往柳叶的方向张望。柳叶还站在原地，神情悠闲中透着迷茫，像一只守望鸡群的孤鹤。我打定主意请柳叶跳舞，于是利用人群作掩护，悄悄向她迂回靠近。这时舞曲又起，同学们纷纷滑进舞池，我也就一下子暴露在柳叶面前，胆怯地停在离她几米远的地方，进不是退也不是。

几个男生请柳叶跳舞，都被她婉言谢绝。她肯定发现了我，但装作视而不见，貌似专注地望着舞动的人流。我一咬牙一跺脚，虎气十足地走过去邀她共舞。其实我比任何人都怕遭到拒绝，但我宁可撞墙撞死，也不想被这黄毛丫头吓死。

然而奇迹出现了，柳叶温顺地张开臂膀随我起舞，激动得我险些昏死过去。她的手纤软温润，她的腰娇巧轻灵，她的呼吸柔绵如兰，她在我臂弯里彩云一样地飞，她让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欢欣与满足。

柳叶轻声问：收到我的道歉信了吗？我说：收到了。她盯着我说：为什么没给我回？我没吭声，心想这得问你自己啊。她接着说：那天在走廊里看你弯腰捡水果的时候，我心里很难受……真的，甚至还有些莫名的感动，就是在那一刻，我才觉得你和别的男生有所不同。我问有啥不同，她腼腆地说：我觉

得你很朴实，不像没安好心的人……还有，以前我也曾把几个死皮赖脸的男生送来的东西扔在地上，可他们没有一个人弯腰去捡。我听罢笑了，心中腾起阵阵暖意，此前对她的几分怨气也烟消云散了。

后来我们聊起了各自名字的来历。我说我爸是个财迷，给我哥哥起名刘元，给我起了个刘角，如果我们家再有第三个孩子的话，指定叫刘分，那元角分都齐了。柳叶说她的名字很普通也很简单，有人甚至都能通过她的名字猜出她爸爸的名字。也许今晚耶稣就站在我身后，我思维敏捷脱口而出：你爸爸应该叫柳春风吧，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嘛。柳叶喜道：天呀，你这家伙脑子可真快啊。

舞曲渐歇，我和柳叶意犹未尽地下场，她的两个姐妹过来叫她走，她稍作犹豫，冲我歉然一笑，然后和姐妹们牵手而去。我恋恋不舍地追上去，一直追到体育馆外。天上飘起了雪花，柳叶的身影不一会儿就消失在夜色和雪影里。体育馆里传出由老歌《白色圣诞》改编成的舞曲，浪漫而伤感。

这一夜我辗转反侧，凌晨三点爬起来给柳叶写了首诗，天一亮就投到了她的班级信箱里。下午我接到了柳叶的电话，约我晚饭后在鸣放宫礼堂门口见面。我们去的都很早，昨晚的雪还没有停，朦胧夜色衬着无边雪幕，使这场迟来的约会显出几分诗情画意。

柳叶喃喃地说：刘角，谢谢你写诗给我，可是诗里说的，我能相信吗？我信誓旦旦地说：若有半句谎言，我甘愿横尸街头。她忙不迭地说：胡说什么呀你……你写得真好，我很感动，即便是假话，我也愿意信了。我拥住她，仿佛拥住了整个世界，心被爱情和幸福涨满，除了欢喜啥都不会了。柳叶小羊一样缩在我怀里，轻轻吟诵起我写给她的诗句：

我心深处